

惟知音者倾听

惟知音者倾听

人文影踪丛书

主编 李 辉

邵燕祥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惟知音者倾听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惟知音者倾听/邵燕祥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2
(人踪书影文丛/李辉主编)

ISBN 7-216-03841-X

I. 惟…

II. 邵…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7145 号

人踪书影文丛

惟知音者倾听

邵燕祥 著

出版: 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湖北恒吉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174 千字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7.5

版次:2004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定价:22.00 元

书号:ISBN 7-216-03841-X/I·331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人踪书影文丛》总序

李 辉

每个人都在人生旅途中走着。身影远去,留下一道道踪迹,或深或浅,汇聚一起,就是一本大书。人们常爱说:阅读人生。不错,当一个个人物的印象被描述下来时,那些远去的踪迹就成了我们了解历史、体味人生的最好对象。

书和人一样。一本又一本书诞生的过程,一个又一个有心人寻访书的故事,本来就是人的生活过程。书影与人的踪迹一样,总是留给我们无限的兴趣,正因为如此,不少人为此津津乐道甚至迷恋其中,从而体验到别样的愉悦。

好多年前,我为《中国青年报》的副刊写过一个专栏,名曰:人地书。当时我写了这么一句题记:“文学大世界,无非人地书。”后来还将自己第一本读书随笔集起名为《人地书》。现在想来,这并不是一个好的表述,概括得过于宽泛。其实,这四个字也许更好——人踪书影。人在行走,书也在行走,地点不断变化,踪影叠现,串联一起,便是生活。

因此,我愿意用“人踪书影”作为本套文丛的名称。虽不精彩,窃以为能较为贴切而具体地体现本套文丛的特点。不同的作者,以不同的风格不同的笔调写不同的人 and 书,那些远远近近的人踪书影,便会在读书人面前呈现一个多样的世界。

忽然发现,“人踪书影”与梁羽生的武侠小说《萍踪侠影》书名颇为相似。不同的是,《萍踪侠影》是完全虚幻的世界,“人踪书影”的作者们为我们提供的则是真实的世界,真实的人,真实的故事。一个个历史人物的悲欢离合,一次次作者感受中的酸甜苦辣,一本本书的里里外外,将有力地把我们与历史、与现实拉得更近,更近。

2003.10.14,北京

惟知音者
倾听
白序

20

年前我写过一首诗,说“一个人是一本书”,可以把一个人当作书来读;后来我又说过“一本书是一个人”,在每本书后面隐着一位作者,即使你从未谋面,甚至已成古人,但你不论何时何地,打开一本书,都可以听到那作者或浅吟低唱,或侃侃而谈,或疾言厉色,或促膝谈心。我把这些读书读人的文字编在这里,就如同向读者介绍一些可交的朋友。

同门曰朋,同志曰友:然而“同志”和“朋友”这些称呼,不知从几时起早就沦为可疑的字眼。名为同志,却翻脸不认人,名为朋友,却脚下使绊子的事还少吗?官场上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你敢随便认谁作同志?江湖上本来重义气,时移世易,“为朋友两肋插刀”早就变成了“当面一盆火,背后两把刀”,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一个革命阵营中长年最响亮的称号——同志,一个两千年传统视为“五伦”之一的——朋友,都已经一落千丈地贬值了。

所以书名标出“知音”。人生常恨知音稀。知音,这是不分远近,不计功利,高山流水,心有灵犀的遇合。此书所写的人,少数属于同辈,更多则是师长,或谊在师友之间;我跟他们的交往或深或浅,有的如穆旦心仪已久而缘慳一面,如邓拓、绀弩则只有一两面之缘,但都曾读其书而识其人,自谓有所了解,以至心会,或称“知音”。其中大半都已不在,陆续写下一些回忆、纪念和读后感,以代一瓣心香,是否谬托知己呢,请读者明断。好在这里没有权贵或能带来某些所谓实惠的人,可免妄自攀附之嫌。

我希望读者能成为我的知音,我更希望读者成为我所介绍的人和书的知音。

2003年3月12日



1	自序
1	血泪文章战士心 ——读《丁香花下》札记
11	忆高而公
21	重新发现穆旦
26	负疚的怀念 ——关于沈从文先生断忆
32	《洗澡》读后
38	舒群印象
43	有个诗人叫昌耀
47	重读聂绀弩的诗
53	重读邓拓诗
59	读杨诗
68	蓝翎的《龙卷风》
72	好人一生不平安
77	“好事之徒”写杂文
82	妙人妙文
86	读吴小如
91	悼戴厚英
95	纯粹的诗人 ——为徐迟纪念文集作
101	汪曾祺小记
109	冯亦代：散文和人



- 113 画外音
——孙越生诗配画《干校心踪》读后
- 119 诚挚的张志民
- 123 诗悼孙维世
- 129 冯至先生的遗墨
- 137 旷世姻缘
- 142 吴祖光是个什么样的人
——《吴祖光·1957》序
- 149 宋晓梦著《李锐其人》序
- 155 专政年代的记录
- 159 诗人林希
- 168 公木千古
- 173 为高旅杂文集作序
- 176 认识一个真实的萧乾
- 168 忆张弦
- 192 征鸿远去
——送别温济泽同志
- 197 为《回应韦君宜》作
- 205 究竟为什么
——徐光耀《昨夜西风凋碧树》读后
- 212 忆公刘
- 216 徐迈进写《囚徒歌》
- 219 悼诗人光未然
- 224 艾青隽语

Weizhiyin zhe
qingting



惟知音者
倾听

血泪文章战士心

——读《丁香花下》札记



中坐者黄秋耘，左起黄裳、姜德明、作者、舒展、李辉。时为 20 世纪 90 年代初。秋耘在天津参加一个关于散文的会，会后到北京会见朋友。这是他最后一次来京



尽管我知道，第一人称并不都是自叙本事，散文也并不排除虚构；尽管我对黄秋耘同志，只是心折于他的文字，个人接触很少，然而读过《丁香花下》这本散文集，我认定其中的篇章都是作者的亲历亲经，连同那自称老王的在内。

我想我能够理解作者写这些回忆文章时的心情。对于一个正直地走过自己人生道路的人来说，回忆是他的财富，特别是那些美好纯洁的回忆，他愿意与人分享。“灰飞烟灭”为期不远，就是属于个人的秘密，似乎也无须珍藏了。

人世几回伤往事，有永远难忘的，也有不堪回首的。原来这个“性格孤僻而心境寂寞的老人”，却有永远不能忘记的爱与友情。“在斑白的头发底下还保持着一个20岁小伙子般强烈的感情，这样的人是不会幸福的”，这是朋友出于戏谑、感慨、同情而发的谑语，但不幸的人早已不顾自己的不幸，他期望的是，“但愿人们都能得到正当的幸福”！

作者所难忘的，也使读者读后难忘。

在全书中，那些占主要篇幅的怀人之作最为动人。作者说他是

苏汉摄秋耘晚年。他签赠的日期是2000年4月15日





噙着泪写成的,我读时也噙着泪水。每一篇都有两个主角:除了被怀念者以外,还有怀人的作者自己。而他们都使读者如对故人。

在我读过的不多的现代散文名篇中,使我能像这样掩卷仍然沉浸其中,长久不能去怀的,只有鲁迅的《风筝》,朱自清的《背影》。

二

“怀旧每兴闻笛叹”,黄秋耘同志的这句诗可以作他这些散文的注解。

我是从一个朋友处读到这写来不为发表的七律的。公开发表的诗文跟不为发表的篇什写得一样率真,这是秋耘散文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我们不是见过写家书都要从报纸上抄套话的文化人么?我们不是见过借追念故人以炫耀自己的耆老么?我们不是见过不在少数的为文造情之作——写爱而并无深爱甚至并不真爱,写恨而并无深恨甚至并不真恨,“我是多么激动呀”,其实未尝激动的前例,难道还少么?

人之相知,贵相知心。

作者披肝沥胆,才能得到读者的信任。

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文学同样不容作伪。

没有感情就没有文学。而没有真实的感情的文学则是伪文学。

文学的真实性离不开感情的真挚性。

文学的可信性也离不开感情的真挚性。

可信:读者要相信作品中的生活是真实的,作者的感情是真挚的,才能入乎其中,被感动,被说服;这样的作品才有艺术说服力。



矫揉造作，虚张声势，无论是故作情语，还是故作壮语，都会丧失可信性；或能迷惑天真幼稚的读者于一时，而终将丧失读者的信任。在生活当中，人们不能容忍虚情假意；在文艺作品当中，人们同样唾弃装腔作势，“为赋新词强说愁”。

情动于中，而又以诚相见：这在朋友中才是真朋友，在诗中方为真诗。

三

秋耘的散文，抒情叙事，间有议论，但发自肺腑，不觉赘疣，而常是画龙点睛，意味深长。

《中秋节晚餐》写了战争年代一个连队怎样酹酒悼念刚刚为大家而牺牲的女卫生员，作者在文末有一段议论：

我想，也许在这艰苦的战争年月里，为共同目标而战斗的人们更能够这样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永远不会遗忘每一个活着的和倒下了的战友，永远以亲逾骨肉的情谊来悼念每一个献出了生命的伙伴罢！正是这种如兄如弟的阶级感情，能够叫我们减除痛楚，增添勇气。这种深沉而真挚的革命情谊，难道会随着战场的硝烟而消逝了么？

作者呼唤这种朋友之间、同志之间患难与共、信守不渝的阶级友爱、革命情谊，他说“缺了这个，我们是生活不下去的”。《难忘的眼神和目光》中，那个举目无亲、走投无路的青年女教师卢达华，在企图结束自



己的生命的绝大痛苦里,说的是同样意思的一句话:“人活着,不仅需要吃饭,还需要一点同情和温暖啊!”

人和人之间的同情、温暖、爱与友谊,也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骨肉之恩、朋友之义、师生之谊、道义之交,不仅是我们的传统道德,也应该视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的。

早年读过萧红《回忆鲁迅先生》,那一片赤子之心,使我深感“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这句名言,不仅是知己难求的慨叹,也确是幸获知己的欣慰。在经过十年内乱,人间的道义、情谊惨遭践踏之后,幸存的我,有幸读到巴金怀念萧珊、陶斯亮怀念陶铸、李锐怀念周小舟的血泪文章,还有黄秋耘这一组“死别已吞声,生离常恻恻”的文字,我为人间还郁勃着人情称幸,也为人们笔下终得以重新流荡着人情称幸。

四

如果说在《丁香花下》里,我读到的是紫丁香花的香味,想着 40 年前那消逝在丁香花丛中的身影和离去时轻轻的脚步声,不免撩起一缕也像紫丁香的花香一样的“淡淡的哀愁”;那么,在《难忘的眼神和泪光》、《古怪的猫的自白》和《重返三堡村》中,我读到的却是痛苦的自责了。这种由衷的诚恳的自责,我记得还只在巴金、楼适夷、韦君宜的散文中读到过。

《难忘的眼神和泪光》,写的是在 1957 年冬天,一个处于人生的困境以至绝境中的不相识的女同志,曾经希望能到作者家里去做保姆,“您和您的爱人……总不会像鲁四老爷和四太太赶走祥林嫂那样的把我赶出大门吧”,她大概是读过作者写的《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



眼睛》这篇文章的。然而当时作者正在接受批判,由于怕受株连,婉言拒绝了她的请求。那个不想“连累好人”的女同志,痛苦地离去了。而作者“只好闭上眼睛,只当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因此愈来愈陷入难以排解的痛苦之中:

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因为我辜负了一个人的信任,我伤害了一个人的心,甚至可以说,我杀害了一个人。我本来应当答应她的请求,可是我竟然为了害怕受牵累而断然拒绝了。难道不正是我,间接逼她去找寻最后的“归宿地”吗?我的良心不可能不受到最严厉的谴责,直到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一次又一次地忏悔而流泪,然而这一切都是徒然的了。

也许作者的形象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强者,但是作者的良心却能与每一个读者的良心相通。

在《重返三堡村》里,作者记叙 1960

八月

八月凉 九月霜
无边秋意满池塘
几处残荷谁管它
晓风昨夜不眠霜
浮萍忽听何人语
残阳欲尽百花黄
年年斗室思难尽
记得当年秋夜长

九月

九月秋风扫落叶
几声寒鸟向谁家
定知金水桥边月
流入江心化碧波

前韵诗于今已

丁巳年秋末冬初接到
作者的赠诗后,即手写二诗为答

秋松在己巳年秋末冬初接到
作者的赠诗后,即手写二诗为答



年农村陷入悲惨的境地，老房东说：“老黄，听说你也是个不小的干部，当官受禄的，可真要给我们老百姓想想办法啊！你回到北京，可真要叨念叨念我们老百姓的苦楚，好让毛主席他老人家知道啊！”作者接着写道：

我过去从来不曾感到自己有愧于一个共产党员的庄严称号。可是就在这一夜里，我痛苦地感到，我是有愧于共产党员的称号的，我是有愧于像彭老总那样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我不敢“为民请命”，我的利害之心重于是非之心。用司马迁的话来说，我只不过是一个“全躯保妻子之臣”！

我们自古以来有“知耻近乎勇”的说法，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作者不失为一个勇者的形象。一个共产党人对自己良心的一声叩问，胜过了多少篇敷衍的所谓自我批评！

文如其人。诚挚的感情，率真的倾谈，以至由衷的自我批评，是那样打动我的心。而撼动我的心的，从根本上说，则是作品所表现的作者的人格。

五

除了写景状物论事诸篇以外，全书以五万来字、十几篇文章的有限篇幅，大约勾画出十六七个人物，而每篇还都有一个作者自己在。基本上是真人真事的追怀，当然不同于广征博采的艺术典型的塑造，然而毕竟也是一个小小的人物画廊了。



例如关于老舍先生二三事,我认为寥寥数笔见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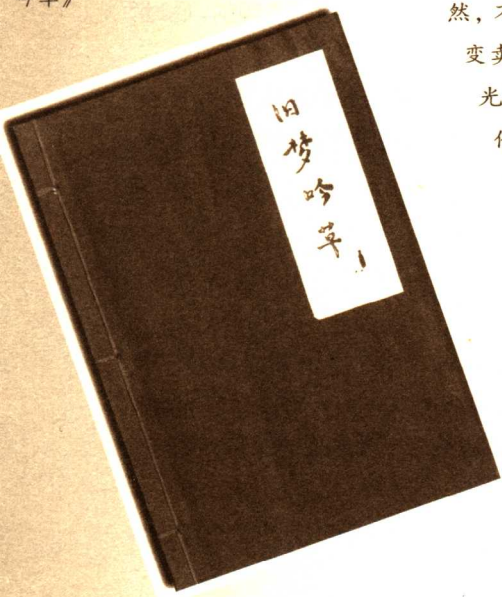
还有一天,老舍先生去逛隆福寺的旧货摊……兴高采烈地抱着一轴国画回来,一进门就说:“今天可买到一件难得的宝贝!”他打开画卷给我看,原来是一个老画家画的一幅山水画,送给吴祖光同志的。吴祖光同志自从一九五七年被错划右派之后,就被遣送到“北大荒”劳动改造。老舍先生无限感慨地说:“唉,这可是祖光心爱之物啊!他下去以后,家里恐怕有点像曹雪芹

晚年那种‘绳床瓦灶’的景况了。要不然,不会把人家送给他的画都拿出来变卖换钱的。将来有朝一日,要是祖光能够活着回来,我把这幅画还给他,该有多好!……”老舍先生说

得有点凄凉,感情激动,连眼眶都微微发红了。突然,他觉得话说得太多,恐怕有点“失言”,沉默了好一会儿……我为了使

他放心,就坦率地说:“请您老人家放心,我在您家里看到的一切,听到的一切,我都不会对别人透露

这是秋耘手编的小册子,收诗词 30 首,自题《旧梦吟草》





一星半点的！”他这才恢复了平日的幽默感，自我揶揄地说：
“对！对！这不足为外人道也！”

还有，像写到邵荃麟同志讲怎样对待一位画家私生活的问题，剜切地说“树怕剥皮，人怕伤心啊”那一段话；郭小川同志和作者在广州二沙头大树下的一夕谈……都不仅写了一言一事，而且是以点睛之笔浮雕出老舍、邵荃麟、郭小川的性格——人格。

为什么在许多以塑造典型性格、典型人物为主要任务的小说里，层层铺垫，精心刻画，倒见不着这样好似信手拈来、偶然得之的片断呢？

秋耘同志在这里写的是他所熟悉的，他首先感动了的，他烂熟于心的，在他往事的回忆中反复研磨无数遍的“这一个”。秋耘怀人散文中的人物尽管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典型，却都是各有个性的，读来音容宛在目前。

六

黄秋耘同志在《风雨年华》前记中引用了法国大百科全书学派的一句名言：“欲语惟真，非真不语，非全真不语。”他说：

作为历史的见证人，我应当服膺这句名言。在我写下的文字中，我不敢保证每一个细节都完全符合真实，但尽可能要保持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不虚美，不隐恶”，就是对“尊者”、“贤者”和“亲者”，也包括对自己，都就当不例外。



我们现在有纪实的散文,有报告文学,有传记文学,也许还有私家治史(包括回忆录)的吧,恐怕应该共同服膺忠实于生活、忠实于历史的原则。

在历史面前人人平等。秋耘不吝于为名不见经传的朋友写文志哀,“让‘阿雪’这个名字在人世间留下一点痕迹,一点使某些人感到不大痛快的痕迹”,记录了阿雪这个夭折的无名作家“作为一个正直的作家的气质和良心”,也表现了作者自己作为一个正直的作家的气质和良心。

而忠实于生活、忠实于历史,总是会使某些人感到不大痛快的。因此,即使在今天,作家也仍然需要勇气。

七

秋耘同志说自己这十多篇散文,“大都是以叙事为‘画龙’,而以抒情为‘点睛’”,“如实描绘,直抒胸臆”,“通过往事抒写出自己的感情,而力求用自己的感情去打动读者的心”。这概括了写作上的特点。

还应该补充的是,作者始终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读者,推心置腹,肝胆照人,即使发议论时,也平易可亲,不作说教。

我在这里看到的,不是“一个性情孤僻而心境寂寞的老年人”的回首前尘,而是——血泪文章战士心。

1982年2月6日



忆高而公



与高而公合影，徐衡摄。那是1956年春，在中央广播电台的一个办公室。
他第二次发病后已渐康复，心情不错